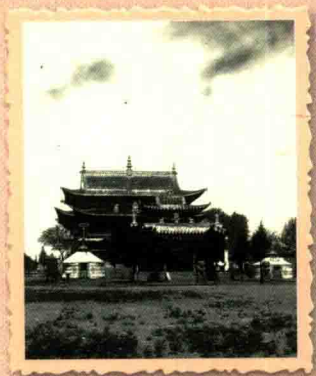


萤火虫
文丛

记忆的碎片

苏良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苏良
著



记忆的碎片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记忆的碎片/苏良著. —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7.6
(萤火虫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668 - 2129 - 4

I. ①记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9953 号

记忆的碎片

JIYI DE SUIPIAN

著 者: 苏 良

出 版 人: 徐义雄
策划编辑: 崔军亚
责任编辑: 崔军亚
责任校对: 何利红
责任印制: 汤慧君 周一丹

出版发行: 暨南大学出版社 (510630)
电 话: 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 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邮购)
传 真: 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排 版: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: 6.25
字 数: 120 千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
定 价: 29.8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目 录

- 记忆的碎片 / 1
1. 大风 / 2
 2. 冰霜 / 2
 3. 翻家 / 2
 4. 曾祖父 / 3
 5. 社房 / 4
 6. 老队长 / 6
 7. 打坝 / 6
 8. 规划田 / 7
 9. 白面 / 8
 10. 荞面 / 8
 11. 灯香窝窝 / 9
 12. 死羊肉 / 10
 13. 冻山药 / 10
 14. 混糖饼子 / 11
 15. 捡柴 / 12
 16. 碰刺猬 / 12
 17. 懂事的猪 / 13

18. 冻死的鸡 / 14
19. 大米 / 15
20. 头羊 / 16
21. 高高的云雀 / 16
22. 小河、沙鱼、捞鱼鹤 / 17
23. 黄羊角 / 18
24. 元宝 / 18
25. 成分 / 20
26. 犯人 / 20
27. 写汇报 / 22
28. 侷女子 / 23
29. 父亲的沉默 / 24
30. 远去的雁群 / 25
31. 孤独的狐狸 / 25
32. 寂寞的行者 / 26
33. 温顺的母牛 / 27
34. 狂奔的烈马 / 28
35. 肉挠骡子 / 28
36. 两行字 / 29
37. 年味 / 30
38. 春羊羔 / 31
39. 布谷鸟 / 32
40. 燕儿 / 32
41. 喜鹊 / 33

- 42. 鹰的记忆 / 33
- 43. 捞山药 / 34
- 44. 掏猪菜 / 35
- 45. 挽糜子 / 36
- 46. 高粱 / 37
- 47. 板冬花 / 38
- 48. 套雀儿 / 39
- 49. 异相 / 40
- 50. 公社圪台 / 41
- 51. 阿镇 / 42
- 52. 难忘的小人书 / 43
- 53. 擦肩而过的《红楼梦》 / 44
- 54. 空空落落的书店 / 45
- 55. 搭车 / 46
- 56. 千元大礼 / 47
- 57. 看电影 / 47
- 58. 榆树 / 48
- 59. 果树 / 49
- 60. 姨夫的歌声 / 49

村里人 / 51

- 1. 豆眼 / 52
- 2. 憨叔 / 53
- 3. 福明 / 55

4. 梅梅 / 61
5. 郑二 / 66
6. 宋家大嫂 / 68
7. 七爷爷和八爷爷 / 69

乡村笔记 / 73

1. 口风 / 74
2. 保雨 / 77
3. 灰人 / 78
4. 狼 / 79
5. 复仇 / 80
6. 长大我戴大盖帽 / 82
7. 一顿瓜饭 / 84
8. 二灰 / 86
9. 公公媳妇儿 / 89
10. 奇三家的猫 / 91
11. 官人 / 93
12. 随风飘散 / 94
13. 世仇 / 95
14. 儿行千里 / 98
15. 母之爱 / 99
16. 十块钱 / 101
17. 独守青山 / 103
18. 盲女 / 107

19. 迷失 / 112
20. 活人心 / 116
21. 与时俱进 / 120
22. 工资 / 122
23. 天湖 / 128
24. 白鸽和孤雁 / 130

卧羊湾 / 133

1. 旧事 / 134
2. 养蜂侏子 / 134
3. 猪课钱 / 136
4. 拍戏的 / 138
5. 锻炼 / 140
6. 跌羊崖 / 143
7. 乌兰淖儿 / 145
8. 夜牧 / 147
9. 折来生 / 151

平平淡淡的日子 / 155

1. 邻人疑斧 / 156
2. 《遍地生辉》 / 157
3. 木匠戴枷 / 159
4. 学长 / 160
5. 出售情诗 / 161

6. 爱恨之间 / 163
 7. 饮者 / 165
 8. 根 / 168
 9. 照片背后的故事 / 175
-
- 春日随笔（代跋） / 183

记忆的碎片



1. 大风

风很大，呼呼响。砂粒打在窗户纸上，门窗乱晃。

我睡醒过来，看见外面刮得天昏地暗。家里只有我一个，大人们都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大风好像张着黄口伸着黄手，随时要从门缝和窗隙中将我攫出去吞噬，我感到一种遍布周身的恐慌。

从此，我有了记忆，有了这种起始于孤独和恐惧的记忆。
那时的风，咋那么大呢？

2. 冰霜

家里的墙壁上结了厚厚一层冰霜。

我父亲用锹往下铲，嚓、嚓，嚓、嚓。

那时的冬天咋那么冷呢？

那时的人咋那么耐冷呢？

3. 翻家

几天前才走了一批人，又来了一批人，让我母亲把柜子打

开，把抽屉抽开，翻，捡，将一些铜钱之类的小零碎装进衣兜。

临走，一小个子的好像就是我们跟前的人，蹲下身拽住我的衣襟，仰脸看着另一大个子的好像不是我们跟前的人说，这件小衣裳还是新的。

大个子的人停住脚步，扭回头看，见我正抬起头看他，大大小小四目相对以后，他定夺了一下，说算啦。

拽住我衣襟的好像就是我们跟前的那个人惋惜地一撂手，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对那个显然是身份比他高，他得听他话的人露齿一笑，紧跟在后面走了。

4. 曾祖父

那年，曾祖父还健康，可他对自己的存活已缺乏信心。他牵着我的手在西墙外的沙坡上转悠，俯下身慈爱地问我：你说老爷爷今年死呀还是活呀？我不知什么是死、什么是活，费力地掂量一番，说死呀。他因此就回来给家人念叨，小孩儿说话没空的，我今年估计走呀。

秋天，曾祖父在一轮一轮的批斗声中死了。

他是怎么死的？我没有看见，我忽然之间就看不见他了。

我问大人，老爷爷去哪儿了？大人们说，老爷爷死了。他

在哪儿死了？大人们指着南场那面的柳林，说老爷爷在那儿死了。我着急地要去看，看他是坐着呢还是躺着，可祖母和母亲拦着不让我去看。

爷爷从“群众专政”工地上请假回来，几个人草草率率地将曾祖父送走了。是怎么送走的？我也没看见。

南凉房的房顶上，搁着曾祖父留下的几件简单遗物，一顶落了色的瓜皮小帽、一柄磨得光溜溜的被人踩断了的手杖。

他有过一个随身携带的锡酒壶，那个锡酒壶哪儿去了？早就叫翻家的给拿走啦。

他还曾经有过另外一个锡酒壶，在从新庙到合同庙来回走的半道上，以拜老身份送给打尖过的一个拜侄儿子啦。后来的后来，那个拜侄儿子的孙女，成了我的孩子的妈妈。

当曾祖父去世的时候，他的一个读过书的孙子干脆脆地说：我要和谁谁谁老汉算清伙食账！

他的另一个读过书的小孙子兴冲冲地说：走，咱去看谁谁谁老汉的丑恶下场！

5. 社房

我念过书的民校现在看不见了，紧挨民校的社房也看不见了，那儿已成为一块庄稼地。对面有一座生产队的集体粮库，

房顶早没了，墙却多年不倒。另一处更早的社房，改成米面加工厂以后，墙上还残留着“大海航行”之类的只言片语。生产队拆散时没分，暂时锁起来了。队委会的人开会时，老队长拿出指导意见：这一处旧社房咱先不要分，咱等一等看一看，看上面到底是咋闹呀。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以后，邻居二叔接收了那处米面加工厂。邻居二叔是老队长的一个兄弟，他们家的阶级成分好。

旧社房跟前立着一个大石碾子，立了那么好些年，好些年。

生产队拆散的时候，那石碾子没有分。

二叔接手经营了米面加工厂以后，石碾子也一直在那儿立着。

前两年，邻居二叔那破败不堪早就关停了的米面加工厂也拆了，大石碾子突然间不知去向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

那么大的个石碾子，从哪儿来的？户族里新顶起几堂神神的四哥说，是曾祖父他们年轻时从南面老家搬过来的。

那石碾子最后叫谁搬走啦？穿着环卫工黄褂褂在县城街上扫街的四哥说，谁能知道呢，反正不是咱。

6. 老队长

生产队成立时，老队长当了第一任队长。

老队长当罢第一任以后，张三当了李四当，李四当了王五当，等生产队拆散的时候，转过一圈儿，老队长又当上了最后一任队长。

老队长临歿的那两年，常背着手在村子里转悠。

老队长扬起手把村子一划拉，很有功劳地说：咱这生产队，建队是我手上建的，拆队也是我手上拆的！

7. 打坝

冬天，生产队人不歇工，农业学大寨，打坝。

有人炒炸药，有人放炮，有人装筐，有人担土，场面真大。

坝打成了，柴油机抽水，水哗哗地流。

那么大一块水田，咋就不记得长过什么好庄稼？

前面的队里也打坝。有个积极分子，双肩能挑两担土，被土压死了，给开了追悼会。

旗里也打坝，打乌兰木伦大坝。在全旗抽调劳力，三年打

成，一水冲塌了。

8. 规划田

从旗里来了个下乡干部，把那块全队最集中的大田叫成规划田。

规划田得规划，今年要种糜子就全种糜子，明年要种莜麦就全种莜麦。

那么大一块田，年年种年年收，咋就越种越饿人呢？

规划田是生产队集体的，土改以前则是几户地主富农的。

生产队解体时，规划田按人头平均分配，不管张王李赵，无论成分高低，一家分了一条条。

现在，大家纷纷撂开农田进城打工去了，个别愿意种地的就或包或买了别人家的地集中种植。

规划田又往少数人手里集中。

不过没人再把这少数人叫作地主了。

即使把他们叫作地主，地主这个词也早就不含贬义了。

非但不含有贬义了，好些城里的有钱人又明展大亮地在乡村里买了地，盖了庄园，用钢筋水泥之类结结实实圈围起来，雇人经营着，养些什么什么，种些什么什么，仿佛打算自己风光光活上个几百岁，再把这万古千秋的基业传留儿孙，心安

理得地成为新地主。

9. 白面

我们队里上了一套加工米面的新机器。我家一个亲戚走了好几里地从外队来加工，迟了，夜宿我家。

临睡前，她反复看她放在柜顶上的面袋，很不放心的样子。我母亲就把她的面袋提过来，放在她枕头旁，这样大家都放心。面不多，四五升的样子吧。

10. 荞面

那会儿爷爷的富农帽子摘了没有？记不起了。

爷爷一辈子没惹人，富农帽子摘得算是早的。

爷爷和另外几个人在生产队场上打荞麦，那几人的阶级成分都比较好，要么贫农，要么贫下中农。

社员们普遍收工以后，那几人磨蹭到最后，相互探讨，低声商量：黑夜吃上一顿哇？吃上一顿哇。在哪儿吃？在老苏家哇。

那夜他们是怎么把荞麦变成荞面的？我不知道。总之他们吃了半夜荞面，先压饸烙吃，又捏圪坨儿吃，最后吃了削面。